

滿

江

紅

# 趙序

余所讀恨水之說部，夥矣！而中有數種，當其鐫板之際，更爲余所校讐；一稿也，時且覆讀至數遍以上。故嗜讀恨水之著作，雖隨其盛名而遍布於天下，第對之有深切之認識者，恐舍余外，初亦無多人耳！

今請舉其作品上之特點以言之，則其爲文，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變幻復如之。故一書有一書之精神，一書有一書之特長，不復能拘於一格。如春明外史，則以雄偉勝，近於左氏；金粉世家，則以瑰奇勝，近於史記；落霞孤鶩之雅潔，則胎息於漢書；而啼笑因緣之峭麗，又儼然楚騷之遺風。雖然，謂此數作，已能盡恨水之所長乎？則猶未也！於是，生面別開，叮咛獨闢，乃復有此滿江紅一書之作。觀其放筆直書，有如長江大河之一瀉千里，不復能自範其止境，譬之於文章，殆又唐之昌黎，宋之東坡乎？

至書中人物，無不具有一藝之長，蓋卽今世所稱爲神聖之藝術家者。當其神與藝會，有得於心，則嘻嘻然而笑，祇知有小我，不復知有世界！迨夫爲世所棄，遭盡白眼，則又蟄伏牖下，幾不能自保其一身。昔何其豪而今又何其衰！本書均能敘之，歷歷如繪，其筆又抑何神耶？

意者恨水固爲一藝術家，而所往還者，亦強半爲藝術界中人，久經耳濡目染，其取材乃俯拾皆是，遂不覺其神肖一至於是耳！

雖然，自有本書出，而藝術家之本來面目，乃得豁然呈露於世人之前，亦次足爲一般不得志之藝術家，一吐其氣矣！是爲序。

民國二十一年夏日若狂序於海上

# 自序

滿江紅何爲而作也？爲藝術家悲憤無所依託而作也。韓愈有言：文以窮而後工，擴而充之，以言於藝術界，又何莫不爾？蓋身懷一藝者，衣食以迫之，社會以刺之，血氣以激之，日積而月累焉，固不自知其爲何而工也。雖然，窮而工，爲情理之所許，工而仍窮，則情理之所不通，而衡之事實，以文藝名世，綽然而無物質上之困苦，與精神上之煩惱者，又千百而不得一二焉。於是迫之，刺之，激之者，亦彌覺其利銳，物不得其平則鳴，世之藝術家，而貧而病，而卒至佯狂玩世，爲社會疾病而無所樹立，豈無故哉？此藝術界之所以多窮人也，亦藝術家之所以多異人也，亦即窮人異人之多奇遇也。

夫同此手足耳目鼻口焉，同此思想焉，同此衣食讀書焉，然而以言習吏治，則榮高官，受重祿，威福如天者有人矣。以言習經濟，則擁金山，居大廈，心廣體胖者有人矣。而以言習文藝，則終其身能泰然運其耳目口鼻手足與思想者，卽爲幸運之兒，不亦不平之甚耶？而習文藝者，依然前仆後繼以赴之，不少輟焉，是又何哉？意者，殆爲求精神安慰之一點而已乎？

夫既求精神安慰之一點而已。而此一點，果何所寄託？於是有寄託於山水者，有寄託於花月者，有寄託於詩酒者，有寄託於男女愛情者，其結果所至，若爲使客，若爲高僧，若爲隱士，若爲風流情侶，又各異矣。以言品級，俠士爲上，高僧隱士次之，風流情侶，斯下矣。而吾書數藝術家，皆取法乎下者也，不亦悲乎？吾不能使之取法乎上，亦不能禁之取法乎下，則亦書之述之，與社會中人共掬一把同情之淚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八日，小住北平西郊溫泉，夜幕高張，繁星滿天，疏林落葉，瑟瑟有聲，聞步池畔，則見

妙峯山，黑影沉沉，微露星。犬野如墨，時有犬吠。十年來所未見之鄉井夜景，恍然如夢，有不勝感觸者。繼而  
滿江紅一書，於焉將畢，而明星影片公司，今日又適來攝吾另一說部落霞孤鶩之一幕，蓋是書固以溫泉收  
也是亦足紀念之矣。於是亟入戶掩扉，疾書於一雙白燭之下。

張恨水序

回目錄

-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賞月渡長江吟聯少女  
聚謔求鳳各爲種玉計  
一雨作絲牽情天不老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  
安步當車香塵留豔跡  
驚異遇歌場忽明真相  
半夜款香巢突聞快語  
高臥發狂吟心儀坡老  
窺豔笑遠來形諸夢寐  
杯酒兩忘嫌各傾肺腑  
俗容易招馳驅憑片紙  
婉轉陳詞通函勸撒手  
隔戶聽歌聲回車有意  
歸去囊空問款疑寒士  
無日不來輕車馳小徑  
衣飾豈無慚婉商求友  
貧境不堪噤聲別酒肆  
未免有情攜琴彈樹下  
努力見交情暗中買畫

聞絃過野寺笑接狂生  
詳猜遺帕獨作訪珠遊  
三杯添晚醉萍水無猜  
荒齋獨守前度客還來  
逢場作戲燈影罩疑團  
談笑歸客舍莫抑悲懷  
清晨過老圃幸遇知音  
清歌雜微笑座有周郎  
驚心聞乍別訪遍舟車  
百金一點曲共駭聽聞  
驕花難犯褻貶託微波  
佯狂發笑記事話傷心  
登場賣愛物注目堪憐  
邀來夜永拈鬪奪美人  
有聞必錄快鏡竊芳顏  
絲羅非有託快拒藏嬌  
迷途未遠破曉過農家  
可以無憾沽酒醉燈前  
建功藉藝術高格酬金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路上一相逢實成大錯  
藏幣走倉皇奔車逐跡  
燈下話餘驚共消長夜  
不作夫妻何須假兄妹  
作事有終解鈴還鑿石  
貧賤擇交難冷嘲熱諷  
偉大規模謁陵論豪傑  
突逢學子來翻翻可喜  
遊棹夕陽中湖光繪影  
無可奈何留書權作別  
牀下負荆時見機而作  
賣畫受飢驅忽成上客  
舊好不忘午陰酣茗話  
吹笛引新儔開懷道故  
交絕轉圓時登山痛哭  
填海有心人追芳跡往  
情敵恰相逢強顏握手  
交友可無猜寵召面謝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雨道奔忙可憐一路哭  
酒醒夢回江中船不見

筵前同笑謔漸見深情  
明燈照戰栗驚鳥投懷  
案中藏祕計對質公庭  
果爲藝術自有好評章  
懷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激昂變態易淺笑深壑  
逍遙伴侶訂約訪湖山  
善爲美人役脈脈鍾情  
並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似曾有意置酒卽催眠  
湖邊聚首處有約不來  
解囊壯醉色更遇高人  
陸歎可拾陋室澀遊蹤  
聞琴過舊地卻步羞前  
情參還壁後拍手驚呼  
負荆無術函約怨聲回  
恩人何忍害儲藥回心  
作妾原不忝盛惠心儀  
約逃海外舊雨可能忘  
火船赴難忽憶滿江紅  
曲終人渺天上月依然

第一回 賞月渡長江吟聯少女 聞絃過野寺笑接狂生



這是一個四月天氣的黃昏，暮色蒼茫之中，浦口鐵路兩邊的電燈，已經明亮起來。在燈光下，照見旅客如潮湧一般，由火車上跳下月臺。月臺上迎接旅客的人，搬運行李的運夫，

必受什麼來往人的擁擠，只是這一片喧嘩聲浪，就可以讓他心慌意亂，不知所措。在這衆客如潮的裏面，有一位由濟南來此的青年旅客，左手提了藤籃，右手提了小提箱，橫了身子，只管在人叢中擠。右手的箱子，提着了上，前，左手的籃子，卻讓後面的人夾住了，拿不出來。極力的向前面一扯，又撞到了前面的一個人，只得陪着笑臉，和人道歉，說了一聲勞駕。這勞駕二字，不是南京人口語，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語，只這兩字，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縱然不是北省人，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原來他原籍是廣東新會，四歲的時候，隨着他父親遊宦北方，直隸山東河南，都走遍了。成人之後，他父母都去世了，他就靠着向來能畫幾筆畫，在濟南中學，當了兩年的圖畫教員，聊以餬口。爲了他身世的不幸，和他生性的灑脫，又加之以藝術的陶養，不知不覺走入浪漫一流。在濟南教育界，沒有人不知道畫瘋子于水村的。他在濟南過了兩年粉筆生活，自己煩膩起來，恰好是學生們鬧着校長風潮，他就趁了校中無人管理的機會，也不用和那個辭職，簡單的帶了兩件行李南下，第一要看新都的新氣象，第二也要西遊廬山，東遊西湖，添些圖畫的資料。當他到了浦口，看到火車上下來的人，竟是如此的擁擠，覺得新都的繁盛，確與平常都會不同，這回不會白來，總可以增長許多見識。他正如此想着，忽然藤籃上劈拍讓人踢了一腳，接着喊道：放下放下。擡頭一看，原來是三四個軍警，攔住了去路，正在人叢中極

查行李。水村料是闖不過去，只得一彎腰將東西放下。他們是一彎腰，後面一隻大網籃向前一擡，擡得頭向前一伸，人幾乎要栽了過去。兩手趕快向前面一撐，就撐在一個人身上，並未倒下去。一看那人，穿了一件米色的夾斗篷，原來是個女子，未免過於猛浪，連忙低了頭，蹲着身子，就去開箱子。他面前是，一兵一警，兵正在檢查一個人的箱子，警士卻攔住兩個搬行李的不讓走，水村開了箱子，許久也沒有人來檢查，手上搭的大衣，拖在壇下，和護過來過去的人，踩了許多腳。正待站起，一隻大箱子在頭上抗了過去，幾乎碰了一下。水村道：「老總，請你快……」一句話不曾說了，後面人向前一擠，這回擠得真倒了，兩手向開了的箱蓋子上一按，箱子一翻，裏面的東西，全翻了出來，倒在地上。那兵士手一揮道：「快走快走。」給了他兩張印着驗訖字樣的紙片，又用腳踢了一踢箱子，連道：「走走。」水村將地上的東西，向箱子裏一陣亂塞，箱子蓋一合，手裏提着，還不等他開步，後面的人，已經擁着他向前走了。他兩手提了箱蓋，夾在人堆裏，向前走了去，好容易走出站臺，在疏爽的空氣裏，清涼了一陣，接着又擠上輪渡的躉船，躉船的跳板既窄，而且又是由上向下，行人不能不慢，這後面要上船的，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擠着向前。水村兩隻腳已不能聽自己的命令，兩手拿了行李，又不能左右撐扶，索性聽其自然，讓人擠去，這倒很方便，一下就擠上了躉船。在躉船上的人，擠得透不過氣來，悶了許久，這纔有渡輪到了。眼看渡輪上的人，從另一方面跳板上登了岸，這躉船上渡輪的柵欄門方始開了。這柵欄門，也不過三尺寬，上千旅客，要由這裏擠着上輪渡，這不是潮湧了，乃是榨油。水村拚命的擠上了輪渡，見旅客艙裏，人已塞滿，這就不打算進艙，在船舷上將箱子提籃放下，靠了艙門板，將西服領子提了一提，一陣涼風吹入懷來，精神為之一爽，於是蹲着將箱子裏東西整理了一番，鎖上了暗鎖，站起來時，船身有些幌動，原來船已開動了。這時向前一看，一片大江，東西不見邊，由天底下來，流到天底下去。東頭一輪盆大的月亮，攔住了江流，懸在上下白中間，那月亮雖然不動，江中的白浪，在月下流動着，現出一道銀光，只管一閃一閃，好看極了。向北看看下關，許多燈火高高低



低，分出人家來。在燈火後面，隱約的現出一座青黯黯的獅子山來。水村看得正出神，忽然身邊有個女子聲音道：「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你看那一隻船在月亮底下飄蕩着，好像一幅畫一樣，彷彿我就在什麼地方看過。這一幅畫呢？水村第一個感覺，連忙向舷外看去。果然見一隻小船，扯着十成滿的布帆，遠遠背着月亮而去。第二個感覺，便想到這女子說話，很是不俗，是個什麼人？回頭一看，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頭上簇擁半勾式的燙髮，瓜子臉兒，溜圓漆黑的眼珠，敷粉之外，還點有胭脂，很有些丰致。斗篷裏面，是一件葡萄點的花旗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枝自來水筆。看那樣子，不像是大家閨秀，也不像是風塵中人物，究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想起剛纔在車站上扶了一個女子一把，那女子也穿了米色斗篷，大概就是她。這可別讓人家發覺了，便掉過頭去看江景。看到江頭月色搖動，隨口將成詩吟了一句：『月湧大江流。』停了一停，那女子卻也吟了一句：『千家詩。』月光如水，水如天。水村不覺心裏一跳，她倒有心和我說話。回轉頭來，又一看，只見她右手兩個指頭，夾了一根捲煙，彈了一彈灰，交給身邊一個老婦人，撮着嘴唇，嘔出一口煙來。水村心想，若是一個女學生，不會在這種地方抽煙的，這不見得是個上等人物了。然而她剛纔念了一句千家詩，似乎也不是一種普通的女子。要說她是旅客，她又沒帶着行李。那一個靠她站住的老婦人，衣服雖然半新舊，也是一件黑綢長夾衫，決不是傭僕，但也不像是母親。不然，那有女兒這般華麗，母親那樣樸素的呢？恰是怪事。她們又並不會帶着行李，也不像出門的樣子。心裏只管這樣想着，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好幾次。忽然人聲一陣喧嘩，船到了下關了。這時，水村鑑於剛纔在浦口那樣受擠，不願跟着人叢走，提了手提箱，三腳兩步，就搶上行人的前面，由跳板上跑上了躉船。但是他到躉船上的時候，後面的人，也就蜂擁而來，又搶着跑上了碼頭。可是自己一上碼頭之後，自己發現把那隻提籃丟了。那提籃裏面，雖沒有什麼值錢之物，但是零用東西都是不可少的，手邊錢並不多，到南京重新來製上一道，事實上是不可不備，只有到輪渡上去找去。正待動腳，看看躉船上下來的人，一層壓着一層，也萬不能擠上去。在

這種紛亂情形之下，就擠到輪渡上去了，未必還能找着那提籃，這也只好罷了。手上提了一隻箱子，沿着江邊，無精打彩的走着。那江干馬路上的車夫挑夫，四處兜攬旅客生意，見水村走走又看看，似乎是個新來的旅客，兩個挑夫，一個人扛着一根扁擔，上面拴了一串麻索，將扁擔橫着一攔，叫道：先生，到那裏？我挑了去。一個穿黑衣的人，將一頂盆式呢帽向後翻着戴了，兩手將挑夫二邊一分，伸着頭，用手指了水村道：先生，進城嗎？路遠得很囉，坐我們的汽車去，好不好？挑夫道：說好了，我們送了去。汽車夫道：你講什麼鬼話？人家一隻提箱，倒要兩個人挑了去。正糾紛着，又伸過兩個頭來，叫道：坐黃包車罷。立刻之間，水村讓這一班歡迎的工友包圍了。水村道：過去過去！什麼人也不要。你不要攬生意，我是個窮光蛋。忽然後面有人道：在這裏了，在這裏了。水村回頭一看，正是在輪渡上遇到的那個女子，那老婦人緊緊在後面跟隨着，提了那個藤籃。水村還不會說話，那老婦將籃子提到面前，笑道：先生，這是你的籃子嗎？水村道：哎，真是多謝得很，我急於要下船，把籃子就丟了，難得老太給我送了來。那些挑夫車夫，聽他所說，出門的人會丟了行李，這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至少有八成外行，又擠上前，這個喊我拉去，那個喊我送去。水村笑了起來道：朋友，你們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怎麼只管來包圍我。我花不起多少錢的，就是把我這隻箱子和籃子全送給你們，你們也不够喝一餐酒。那些工友們聽他如此說，都哈哈笑了。那個女子站在身後，也微微的笑道：這些人，實在也淘氣。人家不願要人送，何必去勉強人家。水村聽了她出來解圍，心中倒是一喜，便裝出要問不問的樣子道：這到清涼山的夕照寺去，不知道有多少路？那女子已走上了前兩步，便望了那老婦人微笑道：那地方多荒涼呀，晚上能去嗎？那老婦人道：就是白天去，那地方也沒有人家的。水村道：我也聽說那地方像鄉下一樣，倒不料是真的。那女子道：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不如今夜在下關歇了，明天再進城。水村點着頭道：多謝姑娘指教，我就這樣辦了。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說話，半向着老婦說話，水村和她道謝，她纔將臉正式對着水村點頭一笑。水村經人家送還了提籃，正想問那老

婦人貴姓。那老婦人已是對女子道：前面有輛野雞車子在等客，我們趕上去罷。於是這二人忽忽的就走了。水村所站的地方，正有一家客棧，面江而開。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本來不便當，加之所要到的地方，又說是很荒涼的，那末，照着那位女士的話，在客棧裏先休息一晚，是妥當些。於是提着行李，就在這家客棧裏投宿。第二天且不帶東西，先空了手進城。進城之後，問明了路徑，果然離開交通便利的大路，穿過一片野竹林子，和一些零碎的菜園，就走上一道小山崗子。這山崗子上長着一些亂草，亂草裏隨着幾棵小樹，山下卻是一凹稻田，對面小山崗子下，有幾戶人家。順着這邊山腰，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山嘴子裏去。山嘴子那邊，露出一截青蒼的樹林，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靠稻田的一邊，有一路桑樹，順着風有一陣布穀鳥的聲音，吹了過來，叫着割麥栽禾，割麥栽禾。人走到這裏，決計想不到這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彷彿是到了鄉下來了。心裏想着梁秋山夫婦，難道就住在這種地方？這裏交通很不便的，於他們的生活，不發生阻礙嗎？心裏一面猶豫，一面走着，忽然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在沉寂的空氣裏吹過來。聽那聲音，好像是琵琶響，這種亂草空山，那裏會有這種雅奏？這不由人不驚異起來。站在風頭上，側着身子，靜靜一聽，果然是有一人彈琵琶，那聲音緊一陣，緩一陣，非常的動人。急的時候，如狂風暴雨，緩的時候，如小石鳴泉，一定是琵琶名手，決非出之平常街頭唱曲人所作。聽了這種琵琶聲，把來作什麼的，都一齊忘了，只管順了聲音的出發點，跟了上去。走到近前，已經轉過了一座小山嘴子，面前忽然現出一片平地，地上有一片冬青樹的林子，造出幽涼的綠陰，映着四週的草地。樹林深處，一堵紅牆，有門面西而開，穿過樹林一看，門上有匾額，正是夕照寺三個大字。怪不得了，這種地方，那有這種聲音，原來是梁秋山在這裏作樂。我突然衝進廟去和他見面，他可要驚異一下子。於是悄悄的進了廟門，正待向裏面走，卻有一個人，脅下來着琵琶，笑嘻嘻的走將出來。那人約莫有三十歲，頭上戴一頂呢帽，一直罩到眉毛上來。身上穿一件藍布大褂，洗得都有點變白色了。看他帽子下面，露出一截蓬亂的頭髮，配着他清瘦的面

龐是個清貧而不好修飾的人，自己遠看以為是秋山，這纔知道錯了。他見一個西服少年忽忽而來，只管打量他，他也有些驚異的樣子，便站住腳，望了一望。水村笑道：「彈得好琵琶呀！怎麼不彈了？」那人笑道：「老哥怎麼知道我彈得好琵琶？我是個賣唱的。」水村道：「賣唱要什麼緊，憑了本事賣錢，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詐欺，我也是個賣畫的，我就不看小我自己。」那人笑道：「你莫不是由濟南來的？」水村點頭說是，他就伸了手出來，和水村握了幾握，笑道：「我聽得秋山說，閣下要來，日內準到。我一聽你的口音，和你的情形，就猜定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藝術家。你不知道秋山有個音樂大家的朋友嗎？那就是我，我叫莫新野，全南京城裏人都崇拜我到五體投地。我去拜訪闊人，闊人都不敢見我，我這叫布衣可以傲王侯。說着，牽了一牽自己藍布大褂的衣襟，接着哈哈大笑起來。他正笑着，身後有人道：「在新朋友面前狂吹，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邊聽着嗎？」水村向裏看時，也是一位西裝朋友，手上提了一個照相匣子，從廟裏走出來。他倒是個漂亮青年，只是嘴唇上多了一撮小鬍子。他的盆式帽子，有點和莫新野不同，卻是歪戴在右邊的。莫新野就笑道：「我來介紹罷，這也是藝術家，攝影聖手，一天能用五打膠片的李太湖先生。這一位是新到的大畫家于水村先生。李太湖笑道：「對於大畫家，你就說是大畫家，並不加以形容詞。何以在寡人名字上，你卻加上許多形容詞，這也有什麼理由嗎？」就是一天用五打膠片，這也是攝影人的常事，還提他一筆作什麼？」莫新野道：「本來不用得提，但是因為你常有照五打膠片的夢，事實上一天能照五張膠片，你也心滿意足了。我給你誇讚兩句，你倒不願意。」李太湖笑道：「總有一天，我有驚人的紀錄發現出來，發一筆大財，買一打攝影機，大小鏡頭無所不有……」莫新野道：「不要說夢話了，我們應該引于先生去見老梁，讓人家老朋友見面。於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由廟後瘦竹林子裏鑽過一道小石頭路，出了林子，豁然開朗，是一片很大的菜園子，直抵西邊山腳下。莫新野將脅下的琵琶向空中一舉，如搖搖鼓似的，連連搖了幾下，叫道：「客來了，客來了，主人翁出來歡迎呀！」一棵桑樹後面，有個人答道：「你們是什麼事高興，又來擾亂人家。」

的文思，人家寫着幾個少年，正帶了那個美人，坐在紫藤花下，向她求婚呢。說着話，那人走出來，穿了灰布短衫，頭上戴了一頂男子平頂草帽，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葉。那蓬鬆的亂髮，兩鬢下垂，配着那清秀的臉兒，現着一層受日光的紅暈，一笑，便露出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水村連忙一點頭，叫道：「秋華大嫂，兩年不見，還是從前一樣呀！」秋華將帽子取下，在臉邊遮着日光，笑着喲了一聲道：「果然貴客到了。」李太湖一舉手道：「不要動，這個姿勢太好，讓我照一張。」莫新野道：「你有膠片嗎？」李太湖一低頭，將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秋華和新野都大笑起來，只在這笑聲中，這正面半瓦半草的屋主人出來了。

## 第二回

聚謹求凰各爲種玉計

詳猜遺帕獨作訪珠遊



這屋子的主人翁梁秋山，是個小說家，靠着向上海各雜誌各報館賣稿爲活。不過這種收入卻不大靠得住，因之就租得親戚家山下一片菜園子，種些鮮花蔬菜，讓伙計們挑到

市上去賣，補助不足，這時他正在屋裏撰稿，聽到屋外一陣喧嘩之聲，趕快跑了出來。一見于水村，笑着迎上前，連忙搶着握手道：「果然來了，我們又熱鬧許多了。」于水村見他穿淡藍的竹布長衫，已經變了白色，頭上的黑髮，蓬得捲成雲堆，清秀的臉色，更少光彩了。因笑道：「秋山，你的景況不大好吧？我到這裏來，恐怕要拖累你。」秋山笑道：「窮雖窮，你來了，房子有得住，飯也有得吃，太湖現正參與攝影比賽大會，據我想，頭獎一定是他的，他有五千元的獎金，我們可以分些錢作衣服穿。你還怕什麼？」太湖笑道：「你們總取笑我，有一天我的作品大成功……」新野笑道：「怎麼樣呢？打我們五百手心，警戒警戒。」太湖道：「我要把我所得的錢，完全拿出來吃，喝，玩，大家開個通量，出我這一口氣。」新野笑道：「那我要吞一口吐沫了。不知道我鬍子白了之後，能不能實現。」秋山道：「水村，你有看不慣吧？我們總是這樣開玩笑的。」水村笑道：「你不記得我們同學的時候，我也是淘氣的一分子嗎？」秋山笑着，手搭

了他的肩膀，走進屋去。水村一看這屋子，前進是草屋，前門便是一個白木屏門，轉過屏門，是個大天井，栽了兩叢竹子，兩對過兩間屋子，在窗戶橫頭上，貼了黃色虎皮紙條，一邊是如是我聞，一邊是空即是色，這就可以知道是音樂大家，攝影大家所住的屋子了。正中堂屋裏，開了兩個雙窗戶，裏面陳設着簡單的書案書架，似乎是大家工作的地方。再轉過一個白木屏門，一字天井後，有三間瓦屋，就是主人的內室了。屋子低得很，東首一架薔薇，西首幾棵芭蕉，都過了屋頂。臺階石頭縫裏，亂鑽着秋海棠和虎耳草的葉子。由薔薇架轉過去，還有幾間草房，是工人住室和廚房。水村道：窮人家也佈置得有點藝術化，但是都有人住滿了，我住在那裏？秋山道：上面這瓦屋子三間，我夫妻是分住的，你來了，我們可以合併，把西首那屋子讓給你住。新野的琵琶還未曾放下，將五個指頭，嘩啦一陣撥着，向畢女士秋華聳肩微笑道：嫂子聽見沒有？秋華微笑聽見了，又怎麼樣？說着她提了一筐子桑葉，轉進旁邊草房去了。新野道：子兄，你這次來得好，給了秋山一個莫大的機會。秋山笑道：你這種人，太豈有此理，當了我夫人的面開玩笑，設若將來你要結了婚，我一定不放過你。說到這件事，我倒要問問水村，別來三年，有了愛人，沒有水村？笑道：誰愛我？這個窮光蛋，梁秋山道：你也該努力了，設若你有女朋友的話，可不能再放過。水村道：以往雖然有幾個女朋友，都是事務上得來的，連平常的交際都談不到。只有這次到南京來，我真得着一個女朋友，設若我有機會接近她，我很願去努力。說着話，秋山已經把他引進屋裏。正中是大家飯堂，秋華的屋子垂下了門簾，這邊秋山的屋子，也只設了一榻一棹兩椅，壁上掛着他夫人一張大半身相。莫李二人這時放下隨身法寶，也到屋裏來坐着。太湖道：子兄，你說話若不是撒謊的話，你的手段太高明了，怎麼到南京來，不滿二十四小時，就會有了朋友？我在南京七八年了，南京幾條大街，我閉了眼睛能走，又說得一口好南京話，怎麼我會沒有女朋友呢？我若是有了女朋友，老實不客氣，我就把她作爲對象。不瞞你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也該結婚了，不是說着，頭歪着搭在左肩上，緊緊的皺了雙眉。新野坐在一張搖椅上，身子向後一

仰兩隻腳直架到棹子上。在耳朵上取下半截爛捲屁股，放到嘴裏，搖了一搖頭道：人家都說我浪漫成性，那都是誤會了。我現在只有一個人，要什麼事業，混一天是一天。設若我有個好夫人，產生一個好家庭，我一定好好的幹起來。秋山道：你聽聽，你這兩個怪物，都成了老婆迷了。惟其是你兩個人太羨慕結婚了，所以我們夫婦形式上不能不疏遠一點。水村笑道：那糟了，你現在夫妻同居，倒讓我對門住着，我豈不是更爲眼饞？這一說，大家都笑起來。水村指着秋山臥室裏道：你既是夫婦對房門而居，也不算遠，爲什麼牀頭邊還掛上一張夫人的半身相片。秋山掩了半邊嘴，對着他的耳朵，低低的道：這個原因，你還不懂嗎？這就是拍夫人的馬屁呀！水村聽了，也就笑將起來。恰好秋華進來收拾棹子，拿了一把筷子放在棹上，那樣子是要開飯了。見大家笑嘻嘻的，便問：是什麼意思？水村道：剛纔秋山說，他牀頭邊掛了嫂子的相片，是要在嫂子面前討好，乃是一種作用。秋山笑道：了不得，你一進門就來說我的壞話。秋華笑道：用不着人家說，我早知道，男子們對女子，是會弄手腕的，那件事沒有作用，只要光明正大一點，就弄一點手腕，我也不怪他了。說着，莫新野和李太湖都張着嘴哈哈大笑起來。秋華收拾着棹子，端上飯菜來。大家同席吃飯。在席上，大家又談到水村，來南京不多久，何以就會認識一個女朋友？水村笑道：我也不過是一時高興的話，那裏有這麼一回事？你想坐輪船火車的人，還有碰不着異性人物的嗎？秋華笑道：你不告訴我們也可以，但是將來有找着嫂子幫忙的時候，嫂子就不能答應了。你要考量量，不要得罪我這個有力量的人呀。水村笑道：實在我是笑話，够不上說朋友哩。若果然是朋友，我也很足以自豪，有個不願告訴人的嗎？秋華點點頭，抿嘴一笑，也就不再追問了。吃過了飯，秋山夫婦連忙去騰屋子，水村復到下關去，把行李搬了來。水村是兩件行李，首先要打開檢理的，自然是那提籃。當日累了，且自放下。次日一早起來，水村一樣一樣的，將零碎用物，向外檢着，檢到了籃底，卻不免一驚，原來有一條雪青花綢小手絹，落在籃子角上。這種東西，當然是女子的用物，自己向來不會親近女子，有之，便是昨天在江渡上所遇到的人，難

道她和我真有什麼意思，留下這條手絹作紀念嗎？果然如此，她爲什麼連姓名住址都不告訴我？我雖然有意，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的接近呢？心裏想着，手上拿了這條手絹，就不覺拌弄了許久。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笑道：「事到如今，你還想賴不成？」原來梁秋山站在身後，偷看多時了。水村笑道：「這真是一樁奇聞，我籃子裏，忽然會發現這一條手絹，我這不是重大的嫌疑犯嗎？」秋山笑道：「奇怪得很啦！手絹這東西，會有了變化，能够自來自去。水村將一隻手托了手絹，伸着給他看道：「我也是剛剛纔發現的，據我想，或者是昨天那個女子，落在我提籃子裏的了。你會作偵探小說的，就勞動你這位紙上的偵探，給我偵察偵察看。設若你願意作小說材料的話，題目我也給你預備了，就是飛來帕，你看好不好？」秋山接到手兩手捧着，先在鼻子上聞了一聞，然後將手絹兩邊都翻着看了一看。於是斜躺在牀上，將兩手平扯着手絹，眼睛對了上面望了出神，笑着點點頭道：「我已經有了些線索，但是必得你把我可以嫌疑之點，以及那女子和你接近的經過，詳細詳細告訴我，然後我互相映證一下，就容易水落石出了。」水村笑道：「這完全把我當三歲小孩子了。我詳細細細的告訴了你，你還有什麼猜不出來的？這不但要你猜，我也可以猜呀。」秋山於是坐了起來，用兩個指頭，捏着一個手巾角，高提着與眼睛相平，表示着注意的樣子，笑道：「讓我先把我所猜得的影子告訴你，看看和你碰着的女子對不對？」於是坐在椅子上，將身靠了椅背，將手絹放在膝蓋上，兩手臂互抱起來。水村笑道：「不用做作了，表情够了，這也就只差福爾摩斯用的那個煙斗了。」秋山笑道：「讓我告訴你，這女子是上海人，寄居南京的，裝束極時髦，衣服很華麗，大概是個浪漫女子，臉上擦有胭脂，有煙捲癮。她大概認識幾個字，也許還認得幾個英文字，但是程度很淺。她是圓式的瓜子臉，眼睛黑白分明，穿平底鞋……」水村笑道：「胡鬧！你簡直有點瞎說。憑這一條手絹，你怎麼能够把她的相貌、性情、程度都猜了出來？最荒謬的，你竟會想到她是穿平底鞋。」秋山將手絹向他懷裏一擲，將腳搖曳着道：「你憑着良心說，我猜對了多少？無論對不對，我都是由情理上一層一層推出去的，決不是瞎說。」水村道：「你不



必管對不對，我要反問你一下，你所猜的理由安在？秋山笑道：我當然有理由，因為這種雪青色的手絹，上海婦女最近時興的，南京城裏還不多見，上海人的習俗，當然是上海人先傳染。她縱不是上海人，也是個極端模仿上海婦女的。能用這種手絹的人，決不會穿着古板的舊式衣服，這已是可斷言的。其次，這一條手絹，要兩塊錢。試問有衣服不華麗，用這種昂貴手絹的嗎？我說她臉上擦胭脂，是手絹上有了紅印。說她抽香煙，是手絹上有煙味。女子如此的奢華，又抽煙捲，當然不是拘謹一流的女子。手絹上的香味，也是一種精貴的香水所留下的。於此也可證明她是會用錢的。至於我說她認得字，那是根據這手絹上有幾點藍墨水點，她或是身上帶有自來水筆，或者家裏有鋼筆，不過她雖用鋼筆，然而她並不認識幾個英文字，因為這手絹角上，繡了兩個英文字母，這自然是名字的縮寫，然而你看這個M字，是大寫的，這個f，卻是小寫的。連姓名用大字母縮寫，都不知道，英文程度，豈不是有限？水村道：這都罷了，你怎麼知道她的臉是瓜子臉，難道這也是由手絹看出來的嗎？秋山道：這卻不是，我知道你對於美女，是取瓜子式的，這個女子，你一見傾心，自然亦復如是。至於她穿平底鞋，我就猜着，她不和你提籃子，手絹不會落下。若要提籃子，下關輪渡的擁擠，如何走得了？我的理由，完全說了，對不對？水村道：這真怪，你知道的，倒會比我多，你認識這個女子嗎？若是認識的話，何妨和我們介紹介紹。秋山哈哈笑道：這由你嘴裏證明出來，你的確一到南京就認識一個女子了。我知道她是誰，還是你給我介紹罷。水村笑道：你說得這樣逼真，也許你真認識，你告訴我這是誰？秋山一拍手站起來道：這就奇了，你在路上遇到一個女子，無名無姓，我又不曾在一路看到，我能知道是誰呢？水村望着天想了一會子，忽然笑起來道：若是我把經過告訴你，你更能作進一步的偵察嗎？秋山道：這不能在事先預定，且看你的報告如何？水村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全告訴你也不要緊。於是將昨日由浦口渡江登陸，以至於在下關歇客棧的事，都說了個詳細，因笑道：我全告訴你，現在你該偵察出一個結果來了。秋山笑道：你說的話，不但不能再給我一些線索，